

南湖头条

黄森林

我只是人群中的一张脸



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。每个人都有一个人不同于别人的脸,那些形形色色的脸是每个人区别于他人的名片,那张名片上有自己独特的信息,那些信息传递着每个人的人气、味道、形象、气质,那是属

于每个人的唯一。“树活一张皮,人活一张脸”,那张脸,就是每个人的标签,是每个人全部的意义。可以说,每个人都只是人群中的一张脸而已。

那些脸在眼前晃动,这个世界才如此精彩,滚滚红尘中,那些脸交替变换演绎着不同寻常的美丽。只是,站在岁月的风中,每个人能记得人群中的多少张面孔呢?那些在眼前来往的脸,又有多少张是自己所熟悉的或者是似曾相识的呢?我相信不是太多,绝大部分都是相见不相识,大家只是陌路相逢匆匆赶路的陌生旅人。

每个人穷其一生,虽然都在跟不同的人打交道,可是,纵使他的交际面再广泛,他所认识的人也是非常有限的。每个人的圈子总是太小,圈不住那所有的脸,所以大街上总是异样的风景呈现。于是大家都很珍惜那些自己所熟悉的脸。

如果有一天,你发现,虽然那所有的脸都在你的眼前,可是你却根本分不清谁是谁,你的心中又是怎样的感受呢?

美国电影《人群中的人》中,主人公

安娜是一名幼儿园教师,她意外地发现了一场凶杀案,在与凶手的搏斗中撞伤了头部,等她苏醒过来后,却发现她根本无法辨认眼前的任何一张面孔。原来她患上了“人面失忆症”。这种病很可怕,安娜认不出她的闺蜜,甚至和她同居的男友,当然更认不出那个凶手了。剧中安娜在心理学家的治疗下,通过学习一些细节来极力辨认眼前的脸。而凶手也知道了安娜的病情,便铤而走险地换上安娜男友的衣服、领带,准备将她灭口。最后她在警察的帮助下,最终正义战胜邪恶。那个她所依赖的警察牺牲了,临终前他对安娜说:“你会找到其他人的,我只是人群中的另一张脸。”

安娜的病一直没有好转,她也不得不换了工作。心理医生说“茫茫人海中可能有一张脸会神奇地保持不变”。直到女儿出生后,安娜才理解了医生的话,她说,那张她能够辨认出来的脸,原来是爱。

是啊,如果心中有爱,世上那所有的脸都会是生动的面容,是永恒的运动。

恋恋风尘

兵之情

李永海



大别山的山脉连绵不绝,峰峦叠嶂。车沿山路盘旋而上,人渐渐接近云彩,接近蓝天。俯视,云雾缭绕,天地大美。

济南军区某坦克乘员训练团驻扎在大别山深处鄂北的一个小镇,是军区直属部队。“花园无花,遍地黄沙;墙上有洞,房上掉瓦。”这是当初营区面貌的真实写照。部队驻扎在群山里,一条国道蜿蜒穿过。路南是我们团,路北是某坦克师装甲步兵团。附近还驻扎着空军第15空降军所属部队。老兵们调侃这地方有三怪:三个蚊子一盘菜,四个老鼠一麻袋,老太太上树比猴快。后来我们听说,这个小镇方圆数十里范围内,在大裁军之前,驻扎着8个团以上部队。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曾经也驻扎在这里,后来移防甘肃武威。想像一下,一个小小集镇驻着8个团的部队,到处是军人,遍地草绿色,那时的景致是何等的风光啊!

我们所去的这个团,是个训练单位,像军校一样管理,有三个学兵大队,一个教练大队。每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。我被分在学兵一中队一区队一班。全班10名战士,班长与我同姓,姓李,是我刚入伍时部队驻地河南郑县人,农村兵,父亲已去世,家有年迈的母亲,生活很困难。他是第五年兵,再干一段时间如果不出意外就能转成志愿兵了。他和我河南老乡,见我又从他家乡的部队来,平日对我照顾。我特别感激他,津贴发下来后,我到驻地邮局给他的母亲汇去。

一天,训练休息时,李班长把我喊到操场边,我俩坐在石凳上,他拉着我的手轻声说,李子,谢谢你。你以后不用再寄了。看我不解的样子,他接着说,母亲病

故了,是前天。说到这里,我看见李班长眼里有泪水涌出。这几天,我们的训练任务加重,李班长没有来得及请假回去为母亲守孝。怪不得,昨天晚上,我看见李班长独自在营区的林荫道上久久徘徊。丧母之痛,无法言表。面对李班长,我也默默无语。此刻,我明白什么叫军人的奉献。

抬头看天,整个天空弥漫了一层暗紫的郁蓝。

火热的军营火热的年华。我们与兄弟部队之间不定期举行队列会操表演。身高1.75米个头的我,幸运地被选进队列示范班,当上了排头兵。这就说明我训练要比别人更加认真、更加刻苦,军姿、动作更要规范标准。在一次有步兵、坦克兵、空降兵、通信兵,以及武警组成的队列会操比赛中,我所在的方队,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、动作准确、协调一致,在12个方队中脱颖而出,被评为第一名。

当然,这里也少不了女兵。女兵新兵连大约有60人,她们来自附近一所部队医院和某通信总站,临时借用我们团的场地训练新兵。可以说,她们是军营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特别是穿上刚配发的新式军装之后,更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魅力。

一个周末的上午,我向值班的区队长请假后,沿着一条弯曲小道向营房后面的山上走去。时值盛夏六月,鲜花盛开的季节,红色的、白色的、黄色的,开遍野。栀子花很好看,我走向前去,低头刚要伸手摘一朵,突然身后传来清脆的女声:“只能看,不许摘哟。”我回头一看,是个女兵。她笑着走向前,大方地对我说:“认识一下,我是部队医院的,在这儿训练新兵。你是训练团的学兵吧?”我有些

惊讶,问:“你怎么知道是训练团的?”她笑了笑,指着胸前的条形牌子,上面写着“学兵”两个字。这是代表我们团的标志。她名字叫黄凤,是个湘妹子。就这样,认识了她。黄凤很漂亮,笑的时候像一朵盛开的花,很甜蜜,很醉人。

这里驻军很多,日常管理很严,设有纠察班,对新兵外出有严格限制。女兵连住在路东面的学兵三大队的营房。三大队的学兵是第二年兵,学的是车长专业,回到作战部队就是车长,也就是班长。他们外出驻训了,整个营区显得空落落的,这些女兵的来到又使这里显现出勃勃生机。我们的营房在路西边,每个区队是一排平房,四周没有围墙,与老百姓的田地连在一起。这在全军是少有的。我们与三大队相隔有三四路。部队对男女兵管理是非常严格的,未经批准是不允许男兵去那里的。我渴望能见到那位在山上偶遇的女兵黄凤。这天,机会终于来了。我和另外三名战友因队列动作标准规范,应邀给女兵们作队列示范讲解,时间为五天。刚到三大队营区大门,我就远远地看到黄凤了。她带着女兵们列队欢迎我们。我经过她面前,她嫣然一笑说:“我们又见面了。欢迎多指导。”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分外明亮。“不用客气,我们大家共同学习,共同提高。”我把腰杆挺得笔直。

男女兵同训练,多了几分温馨,少了几分粗犷,毕竟都是青春十七八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愉悦。黄凤是女兵连三班班长,长相甜美。官兵们称赞她为“军营百灵”,凡是她在的地方总是笑声不断。她演唱的红色经典歌曲《妹妹找哥哥花儿流》,婉转悠扬,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

营区的山上不长高树,都是些不知名的灌木。落叶的季节,近看黑压压一片,远看光秃秃荒山一座。部队驻扎在这里,一座山便有了生机和灵性。节假日期间,三三两两的士兵们走出营区,或在公路上散步,或登上山顶观景。也有个别不安分的城市兵悄悄溜进附近的村庄,与村子里的姑娘约会。这里的姑娘漂亮水灵,也很大胆,特别是在“血染的风采”的年代里,对军人更充满敬爱之情。走在路上,不管官兵认不认识,姑娘的脸上都会露出桃花般的灿烂笑容,大方地问道:“当兵的,最近在搞什么事啊?到家里坐坐?”迎头碰上个别稍微熟悉的士兵,姑娘会说:“兵哥哥,没见发时。(好久没见面了)”如果是农村兵人老实不说话,姑娘又会说:“做劲拿势。”她们这种热情使不少年轻的士兵们浮想联翩,神不守舍。岁月如水,静静流淌。营区里的腊梅花悄然绽放。

在兵心涌动、热泪盛行的日子里,随着开动的军车,再次遥听那送行的驼铃声,我又重新回到分别近一年的豫西部队。

旅游揽胜

红色之旅

厉剑



“出发啦!”领队一声令下,驾驶大巴车的年轻师傅娴熟地关上车门,发动汽车,开始了我们的“七一”何家冲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重宣入党誓词之行。

在高速公路上畅行二十公里,一下高速公路,满眼绿色与光鲜明媚向我们扑来,大巴车在公路上蜿蜒穿行,一路上听着熟悉这块热土的同志介绍其中的旧事轶闻,以及沧桑巨变。

何家冲,一个南方特色的曾经极不起眼的地名,距信阳市区40多公里,豫鄂交界。村前的小河流向西北,名叫九龙河。何家冲村行政隶属罗山县铁铺乡,这个1956年设立的小乡据说是以铁匠铺闻名,而今天绿树环抱着一条小河静静地流过小镇,怎么也找不到铁匠的叮当声。像其他豫南乡镇一样,由于水质优越,工艺原始、古老,铁铺乡的豆腐十分出名,比县城价格高出两三成,但十分抢手。

大别山的地形很特别,一山接一山,一冲连一冲,车子转过几道弯,两座小桥,沿着九龙河,忽然看到绿树从中的一座大门,用双手托举着巨大的“闪闪红星”门,一种庄严油然而生;震撼的力量冲击着心灵,我能感受到那双大手的力量,托举起新中国希望的力量。

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就在何氏祠堂里面。何氏祠堂建于明末,已有400年历史,属徽派建筑,占地几亩,前后两栋各五间,东西有厢房,布瓦覆盖,雕雕鸟兽压背,木雕窗棂,风格古朴,安静、庄重。

几百米外的何家冲是当时红军的战地医院以及后勤基地,其实是由四座结构极相似的院落联排构成,并非一般意义院落。

何家祖先选择此地,主要原因大抵有二:一为避乱或避祸;二为谋生,过去土地私有,一般家族人口发展与土地不足,故而大家族要分拆,虽然山区交通不便,但土地肥沃,社会关系简单,故易于发展。

不管怎样,何家冲养育了当地的人家,承载着相当规模的人口需求并有能力负担红二十五军的庞大供应。

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“围剿”,二十五军战斗不息。1932年组建的二十五军辗转战斗于鄂豫皖大别山区,以吴焕先、徐海东为代表的革命先烈,偶然而又必然地选择了这个优越的地点,安顿好红军的首脑机关和后勤中心,更加上1926年何家冲就成立了农会,这真是一个优良的“避风港”。

听到何家冲村支书稍带口音的讲解,他十分熟悉二十五军在1934年出发前的点点滴滴,更看到他因祖上遗产为革命立新功而洋溢的自豪感。

随着参观的继续,可以看见,当时的状况十分艰苦。他们的装备、衣着、吃食都十分简朴,让如今的许多人无法想象!可就是这样一群面带饥饿之色,严重营养不良,衣衫褴褛,装备千奇百怪的一群人,最后被毛泽东评价为“为革命立了大功的人”,他们是如何做到的?

看看橱柜里展示的文件,墙上的标语口号,你就找到答案了:他们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,极度为人民负责的革命性,极高尚的信仰,极其坚定的信念。

当然!革命会遇到挫折,会面临绝境甚至绝境,但是他们艰苦奋斗、依靠群众、相信群众;服从党的领导,他们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!

程子华同志带来了中央苏区中革军委的命令:“北上抗日!”

那棵高大而古老的白果树见证了这一切,1934年11月16日,电闪雷鸣,暴雨倾盆,近3000战士排列整齐,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抗日先遣队”的战旗猎猎飘扬。

“出发!”随着这一声浑厚而极具穿透力的号令,这些九死一生的战士,脚踏崎岖与泥泞,头顶着雨打风吹,坚定的踏出“万里长征”的一大步。尽管前途莫测,枪林弹雨,生死无常,但他们依旧怀揣梦想,背负重托,坚定地踏上了长征路。

我们是他们的接班人!

今天,骄阳似火,我们一百多号人,展开党旗,举起右手,在白果树下庄重宣誓,发自自愿地接受党的教诲。我们依然还在“长征”途中,我们能否举起他们的大旗,穿越重重迷雾,直达胜利的彼岸?

我坚信:我们可以!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。我们有着一样的基因,虽然前途险滩遍布,我们依然像那一天一样,随着“出发”的号令,循着先辈的足迹,义无反顾地前进。